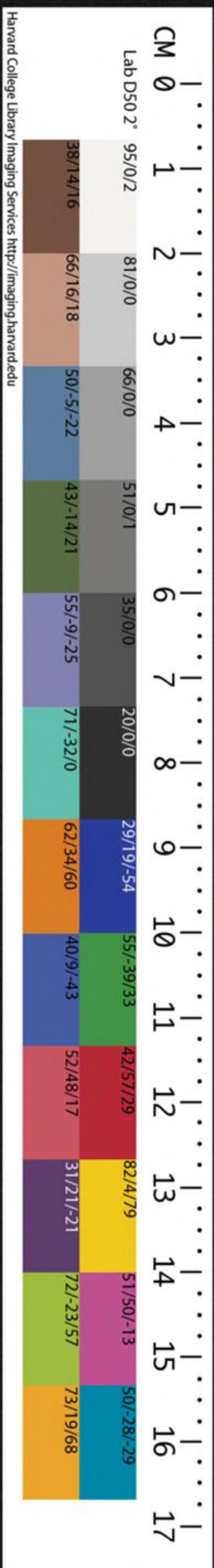


72571/3202d(34)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御批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
知名於世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
自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
讀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
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言善譚其
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
年嘆服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其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御撰

阮籍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本藏印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瑤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

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
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
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
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
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
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
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
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
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

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
方將耕於東臯之陽喻之慶之餘稅負新
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亦所克堪乞廻
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
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
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
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叅軍籍因以
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
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

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後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

鄆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校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

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
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
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
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
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
飲酒二斗舉聲一踈吐血數升及將葬食
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
聲一踈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
性裴楷往吊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

吊彥畢便去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為
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
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
自居時人歎為兩得籍又能為青白眼見
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
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
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
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
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鄰

家少婦有美色當醺沽酒籍嘗詎飲醉便
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
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
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
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
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
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
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

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為之
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
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
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
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
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
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
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
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蟲之處禪

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
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為得繩
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蟲處於禪
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
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冒懷本趣也子渾
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
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
為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

叔父籍為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
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
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
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
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
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
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
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
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

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終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後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酌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

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

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處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

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
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
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
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
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群行冒熱渴甚逆旅
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
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
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
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

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
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
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
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
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
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
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
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
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

覆其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
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
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
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
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
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
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
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

伎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
後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
優容之琅邪王東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
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處鎮軍府
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荅曰陛下不以臣
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敢
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
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
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

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
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
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後平王
勳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
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
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
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
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
實資群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

卿同受顧託孚不荅固求下車嶠不許垂
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
祖約性好財孚性好衺同是累而未判其
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
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
或有詣阮正見自蠟衺因自嘆曰未知一
生當着幾量衺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
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
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

凌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
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
顓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踈放非京尹
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
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
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
無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
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爲無曰今
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
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
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
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
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
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
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
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
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

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
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
躬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
但未知其亶亶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
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
不常自隱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
真偉後爲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世事受
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粲等歛錢
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脩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
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
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
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鸞鳩仰笑
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粲時爲
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
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
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
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顓淮南內史
放少與孚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
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
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黃
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
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
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
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
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

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崇遂卒
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
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
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
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
寇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
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
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

已出為漂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
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
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
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固辭不
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為王
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
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史
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
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

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
沈賞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
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
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
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涼必當
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
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
傍裕雖不博學論難其精嘗問謝萬云未
見四本論君試為言之萬叙說既畢裕以

傳嘏為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勤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

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寧普傭卑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參軍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弥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
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鉅有嵇山家于其側
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
早孤有竒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
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
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
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
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

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
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道養得
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
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
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
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
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
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
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

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
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
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
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
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
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
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
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
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

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
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
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畧如此蓋其胸懷
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
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深者河內向
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
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
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
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

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
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
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
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
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
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
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
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
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

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
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
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
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
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
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
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
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
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

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
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虜朝廷而
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
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
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
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
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
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
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

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
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
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
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
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
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
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
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

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二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誓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為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

余薄祐少遭不造哀乳靡識越在襁褓母
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好不訓不師爰
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
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
予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
人含私藏垢懷耻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
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
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
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慙良朋仰

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
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踈理
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
耻訟寃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
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鴈厲翼北游順
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疇事
與願違違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
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
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余情安

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
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
勗將來無馨香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
嘯長吟頌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
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
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
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
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

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
因譖康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
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
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
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
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
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
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
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

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

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竒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

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
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
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
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
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
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猶介之士未
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
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
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踈呂心曠而放

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
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
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盧泉寒水淒然
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
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
兮遂旋反以比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
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自余駕乎城
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
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懷今

方心徘徊以躄躄棟宇在而弗毀方形神
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方歎黃犬而長
吟悼嵇生之求辭方顧日影而彈琴託運
遇於領會方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懷
慨方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方故
援翰以寫心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
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
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
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
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
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
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
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
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
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

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
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
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
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
人笑而止伶雖陶元昏放而機應不差未
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
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
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
廬幙天席地綬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

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
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
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
生於是方捧嬰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
枕麩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
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睹
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
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為建威參軍

泰始初對策成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續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尚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竒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

喜色大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梟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躋避地

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脚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弼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闕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勸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眴敦其為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

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士尼阮放羊曼相彞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便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隼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温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

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
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臣主
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
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
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
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
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
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今載若思爲
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

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
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
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
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麓踈邪二子不
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顛素相親重聞之
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嶠以敦誅顛諫之
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
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
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

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鮑曰
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
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
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
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鮑
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
則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
入朝鯤請侍從鮑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
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
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
言鮑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都莅
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鮑
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別有傳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
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
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
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

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
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
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辟別駕
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
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
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
出為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
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召為
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

為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驃王子博
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
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
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
召見甚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
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為從事中郎復補
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
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
之職越復以為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

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
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
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
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
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
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
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
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湛中書郎
卓少希放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
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
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日
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
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
數百斛船四時其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
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百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

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厩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义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

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厄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涑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

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顏縱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栢彞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

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壹為
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
劉綏為委伯而晏為黯伯凡八人號兗州
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王粲既與朝廷乖
貳羈錄朝士晏為右長史晏知粲不臣終
日酣醉諷議而已粲以其士望厚加禮遇
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粲敗代阮孚為
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晏
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

復及精隋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因拜
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
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晏之真率蘇峻
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
振或勸晏避峻晏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
生勸衆不動為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
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
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

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鑠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

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徃丁荼

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
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
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
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為崇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
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
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
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

溫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
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竒而釋
之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
與荀遂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遂曰彼似竒
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
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
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
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
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

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栢彛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扞戶外脫衣露頭扞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

祭酒中興建為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原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蹠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弃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三公舐痔兼車鳴

爲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
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
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後
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
於埃壻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
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
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
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詔散髮吏部盜樽豈
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
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
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
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躬
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
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蒞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
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
斂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翫斯風誰虧
王政

音挑徒了昆挑反 憺徒濫反 胛音甲 秋音秋 攷音力

同与倦 砥礪音砥 勇音勇 胡毋音無 數五來反 鋸音鋸

鴛側愁反 尻苦高反 鯛音紂 蟹音蟹 螯音螯 拍音伯反

笨盆本反 睚眦上五下士 茶音茶 蹠七將反 舐痔

上食尔反 下直里反 爲弋專反 吝腐音輔 潺湲水流兒也

下于瀨 瀨音瀨 躅丈足反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 御撰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為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為鄆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

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
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
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
未得式叙前濟北王曹志復德清純才高
行絜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
志爲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
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漂童武趙郡太守
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爲音書則游獵夜誦
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目著未審其量也

咸寧初詔曰鄆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
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
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
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
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
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罔所作以
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託
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
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後遷祭

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
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
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
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
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
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脩
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
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
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

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
在內五世及死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
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
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
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
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一幹植不彊枝葉
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義皇以來豈
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
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

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
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踈
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
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
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
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
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自年
之後必書晉史且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
恚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議者

不指咎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
是有司奏叔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
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為散騎常
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
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襲歎曰魏顆不
從亂以病為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
豈謂其病不為亂乎於是謚為定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學洽

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巖中正
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
仕牛馬有蹠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
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
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
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
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
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戶聞
今裁有數百君一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

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
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
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
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
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
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
遷祕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
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祚賜爵關中
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

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
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徃及四坐莫能
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跡曰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
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
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
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
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
骸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

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
服遠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
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
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
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
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
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
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
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

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
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
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
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
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
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
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
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
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

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
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
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
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
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
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
之耻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
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
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

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
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
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
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
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
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
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
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
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

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
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蒞小則使人以
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
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
絮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
知足如踈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
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
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
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

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欺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徃徃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徃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

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

啟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踴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雋等謀應劉琨者

元海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
陷也珉爲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
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
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散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
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
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
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數見
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

賈誼之服烏也其詞曰至理歸于渾一兮
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
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
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
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
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癡
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茫而
無岸縱驅於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
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

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颻玄曠之
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兀與自然并體兮融
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
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
無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
屢起鼓常靜默無爲參東海王越太傅軍
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雋異鼓在其中
常自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
時人以爲王弼之亞鼓甚知之每曰郭子

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
專勢鼓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
之意都已盡矣鼓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
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
鼓更器嶠目嶠森如千丈松雖礪砢多
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
越人士多爲所構惟鼓縱心事外無迹可
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
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間於鼓

而數乃頽然已醉噴墮机上以頭就穿取
徐蒼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
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
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數交數卿之不置
衍曰君不得為耳數曰卿自君我我自卿
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竒
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

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
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
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
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
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
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
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為解義妙演竒致大
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
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

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已注乃
自注秋水至樂一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
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
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補
主簿仍叅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
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
任啟共舉女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

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
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
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
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
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
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
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
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
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

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
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
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
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
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
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
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
臨時誼說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
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

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爲三
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
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
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
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
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
削爵土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
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
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

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
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
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
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
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
養使據禮典正其減否太傅何曾太尉荀
顓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減否宜
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
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

一也
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
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
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
忿怒臣以為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
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
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
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為勗叙風俗以人
倫為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為主忠故不忘
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

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
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
爲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
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
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
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
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
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
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界內

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
愚以爲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
有二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
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犯令罵辱宰
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
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
曰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
書既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
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

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
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為臣不違在公之節
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
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
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從
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為公且立法還自越
之魯侯為子即為爵首也石奮期願四子
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
符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

性少飲多遂至沈醉尹醒聞之悼恨前失
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
原所由而謂傲狠是為重罪過醉之言而
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
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
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
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
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
志如此則為禮禁止直而陷人以詐違越

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
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
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
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
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
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
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
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人尹居在郡內
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

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徃比自表
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
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
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
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
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躬禮崇
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
所由者醉么以教義是責而所因者忿積
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

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
耻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
曰自中世以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
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
純不惟溫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
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自容之中
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
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
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叟則不

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之
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為國子
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取於朝會中
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
德進曰孝以顯親為大祿養為榮詔赦純
前愆擢為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
之日而後將軍取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
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取坐免官初
取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取整麗車服純

率素而已取以爲愧恨至是毀純取既免
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
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
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
十四卒子勇

勇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
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勇與博士太
叔廣劉瓛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
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

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
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
啓土宇並受分噐所謂惟善所在親踈一
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
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
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
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
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
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

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
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
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
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
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
在邊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
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
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
在朝廷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
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
本而去之諺所謂比焉而縱尋斧柯者也
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
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
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
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
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
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

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
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
違舊章矣專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
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
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
尚書朱整褚碧等奏專等侵官離局迷罔
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專等八人
付廷尉科罪專父純詣廷尉自首專以議
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

奏專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
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
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為此時卿可
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
獨為駿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
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專等備為
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
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專是議主應為戮
首但專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

傅珍前者虐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
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
秀珍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爲散騎侍
郎終于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
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
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
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

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
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
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
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
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
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
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
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

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
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
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
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倣莫
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
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
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
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
師全身易貴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

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
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
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
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
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
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
皆與此用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
聞者懼焉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

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乃不救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愈以秀為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

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勲而

為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
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乃上言
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
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
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
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
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
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
虛名足以敬馬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

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
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
之交臣恐朝野實皆耳之耳今濬舉蜀漢
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
之本非已分有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
暉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為
博士秀性婞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
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

釐庶績式叙彝倫武帝納茲譎之邪謀懷
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
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
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
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
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
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噉豈
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與攘
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穎川多士峻亦
飛英長岑徇義祭酒貴榮謀甫三爵醜營
斯作象既攘善秀惟瘴惡專獻嘉謀幾
趨鼎鑊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

音義

郵

緝音決

隧

掉

棣

氏

鷓

脂

反

反

下干
反
顛
與
顛
顛
若
果
顛
音
偃
又
踳
齧
計
反

漢書云乘特牝者不得
聚會注云踳齧踳踳也
蠲
音
蠲
當
故
襪
伐

反
穉
屨
徒
所
綺
珉
音
幅
反
逼
礪
罪
反

下力
可反
憤
墮
徒
上音
責
下
魁
反
苦
回
訶
反
乎
何
名
公

舞
各
目
也
反
相
諛
反
女
交
錯
倉
故
酉
反
香
句
龐
反
白
江

疵
疾
移
拊
音
撫
酒
緇
俾
卑
婢
反
反
普
板
丞
去

反
專
音
芮
而
銳
芘
左
傳
音
整
之
郢
誓
力
灼

巧
音
蓋
節
彼
詩
音
齊
箒
音
怙
音
鄩
疾
陵
婞
下

反
悽
音
營
音
詠
又
音
瘰
多
旱

